

讓座

林穎昌

「該乘搭哪一條線呢？」他拿出新買的 iPhone5，上網搜尋地鐵路線圖。

這是他第三次乘搭地鐵，頭兩次已是好幾年前還未唸中學的事，所以對於該乘搭哪條路線去學校，他毫無頭緒。一直以來都是爸爸開車送他上學，可是私家車壞了被送去修理，這幾天只好和人「迫地鐵」。為了做好準備，他昨晚還刻意致電給鄰座同學裘錦，向他請教乘搭地鐵的學問——畢竟他有兩、三年的經驗了。怎料聽起來容易，做起來卻是另一回事。

好不容易才找到去學校的路線。一走到月台，他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人群如蟻群，黑壓壓的頭點點晃動，東一團西一簇，隊伍雖不算排得整齊，卻界域分明，湧在各個閘門門口，各據一方。顯示屏雖表示每隔一分鐘一班列車，但要疏散這群人，他想，起碼要五分鐘。果然，走了兩班列車，他才湧到最前線，後面源源不絕又添了幾個人。當第三班列車到時，他心想：「得先讓車廂內的乘客下車。」可是閘門一開，身後一股無形的力便把他推向前，他的腳象徵式地動了幾下，不需用力，一如下斜坡的車。不知不覺他被推進車廂，推到另一邊窗。不斷湧進來的人很快就填滿了整架列車，只是幾個未來得及下車的乘客在人群中蠕動，「Sorry」、「唔該謝謝」的話縱橫穿插，迫得站在門口的乘客要下一下車，騰出空間讓他們離開。

他恍然大悟，終於體驗到「迫地鐵」的「迫」字意義所在。

停了幾個站後，人流逐漸往外瀉，車廂內頓時鬆動了不少，一如窒塞已久的鼻忽然暢通無阻，空氣也清新了些，他奢侈地大口大口吸了幾下。這時車廂已有幾個空出的座位，他正想揀個好位置坐，突然跑進來四個西裝筆挺的少年，三男一女，剛好把剩餘的座位注

滿。「算，就讓你們坐吧。」他向來以受過高等教育的良好公民自居，禮讓當然是不可或缺的美德。

「請勿靠近車門……」正在「嗶嗶」聲響起警告時，有個六十多歲的老人竟忽略這虐人神經的催魂聲，以跑步的姿態挪出快行的步伐，錯配的節奏使身體左右顛簸，在車門關上的一霎剛好「跑」進車廂內。老人倒抽一口冷氣，他也為老人捏了把汗，眉頭微皺。本來這類人要給他歸類為粗魯的低等人，但因對方是長者，便額外開恩。老人呼呼地喘了幾口氣，顧不得那頭被風吹得微亂的無力白髮，身體前躬，左手握緊鋼桿，右手撐着彷彿隨時會折斷的腰，一張抓皺了的臉扭曲成各種酸痛的表情，額頭上的汗是石頭捏出的水滴。老人一連串的動作似乎只做給他看，車上的乘客各有各忙，有的看報紙，有的把弄手機，全然沒注視過老人。坐在老人面前的那三個西裝少男更是侃侃而談，只有少女偶爾把視線移到老人身上，隨即如觸電般閃開。他有點氣憤，想上前教他們要讓座給老人，但又覺得座位不屬於自己，沒有資格這樣做，只好暗罵了聲「斯文敗類」，默默替老人不值。「幸好不是我坐那兒！」一把奇怪的聲音從心底冒出來，突兀得將他刺痛，他連忙把這種莫名的僥倖感壓下。

也不知過了多久，老人終於有位子坐了——在那四個西裝少年下車後。

「下一站九龍塘。Next station……」終於到站了，閘門甫開，他便踏出一步，左右張望，尋找往學校的出口。忽爾感到身後有一陣騷動，回頭一看，原來他呆站在閘門門口，像木塞塞在倒水的瓶口，卻又塞得不緊，使身後的人流如水般向兩邊傾瀉。他立即拔身退開一邊。

一路上，他不斷提醒自己要讓路給有需要的人。第一個發現要讓的是一個穿西裝的中年男人。可能因為適才的事，他對西裝裝束的人並無好感，本擬不讓，但見那人一邊看錶一邊急步前進，胸前的領帶像鐘擺般左右搖盪，公事包以高速的頻率大幅度地向前後甩，猶如摩打鼓動雙腳與針腳競賽。這一定是個趕時間的人，他只好微微側身，讓飄颻的西裝從身旁飛過。然後是一個穿高跟鞋的女

子，左手抓着一塊咬了幾口的麵包，與咀嚼不休的嘴相呼應。左臂挽着一個名牌手袋，右手伸進袋裏掏出銀包。一頭柔長的鬚髮在半空跳躍，正努力追上增高幾吋的腳的節奏。他可憐她也是個趕上班的人，於是決定把路讓給她。才走了幾步，身後忽地閃出一個影子，和他一樣身穿整齊的校服，左手拿着劃滿黃色螢光間條的筆記，口中唸唸有詞，好像不讓給她便會被詛咒。他呶一呶嘴，側過了身……終於走到出站的閘口，他想：「這下總該輪到我了。」怎料把飽脹的銀包放上機器時，不爭氣的感應器卻「嗝」不出「嗶」聲來。翻到另一面，也不行。他連忙打開銀包，正想拿出八達通卡，一不小心弄丟在地上，在俯身撿拾的一刻，他瞥到身後幾對長在臉上的飛鏢，奪眶欲出，彷彿不需手擲也能射出把他釘死。熟練地，他拔起身子退開了幾步……

「嗶嗶嗶」的聲音不絕於耳，與地上「咯咯咯」絡繹不絕的皮鞋、高跟鞋聲相配合，拍子不一卻節奏相若，敲奏出一首城市生活的交響曲。他的心跑着一隻鹿，隨百千人腳逐着針腳，明明提早半小時出門，卻泛起遲到的罪惡感。

終於回到學校。走到課室門口，他停下腳，手伸進口袋裏拿出iPhone5，才進入課室。目光一下子都蝟集到他身上，不，手上。他走到自己的座位，隨意地放下書包，嘴角不小心掀起一彎初三的眉月，隨即一咬牙，把月亮吞下。同學們紛紛上前圍住了他，七嘴八舌地討論那部新型號手機。

「甚麼時候買的？」

「前天。」

「剛出售你就買到了？多少錢？」

「不算太貴，不過我一個月的零用錢而已。」

「哇。」

本來這一聲「哇」應挾帶着驚訝，但自從兩個月前他向大家展示價值一萬多元的手錶後，他們已習慣不驚訝，或不太驚訝，只是羨慕、妒忌的心仍習慣不了。

「有甚麼新功能？」一句話掀起大家高漲的情緒，人群擁擠，

把坐在旁邊的裘錦連人帶椅逼退了幾步。裘錦有點沒趣，從書包裏拿出課本，低下頭看。不聽話的眼珠子偶爾跳到 iPhone5 上，旋即又跳回到課本中。「哇」、「好厲害」、「很快」、「挺方便的」的話好像有意刺進裘錦的耳朵，他把頭壓得更低。

上課的鈴聲終於響起，同學們不捨地把屁股安在椅子上。「現在是數學堂，不是中文堂。」他收起得意的笑容，對身邊的裘錦說。裘錦忙把中文課本放回書包，拿出數學課本。

老師走進課室，宣佈頒發獎學金給考全班第一的人。頓時，所有同學的目光都集中到裘錦和他身上。課室的座位編排制度向來安排考得好的學生坐在一起，而且成績愈好，座位便愈置中。他和裘錦是班上數一數二的優秀學生，已連續三年坐在一起了。兩人成績相若卻家境懸殊，因此常成為大家討論、比較的對象。他髮型新潮，每天上學前都把頭髮弄成各種形態，與每年都換一次的書包、眼鏡一樣多變，引人注目。腳穿着黑得發亮的皮鞋，與左腕上的手錶、咧嘴裏的牙齒互相輝映，燦燦然在全身上下生成三道耀眼的光；裘錦是個新移民，一口不太純正的廣東話與老土兼破了兩個小洞的書包常成為大家茶餘飯後的笑話。穿了兩年的皮鞋已然磨損，暗啞無光，一如臉上的那雙眼珠子。課本雖然整潔，卻有點殘舊，紙頁微黃，是哥哥留下來的前朝遺物。

「這次考全班第一的人是……」大家的眼睛大多望向裘錦——畢竟他已連續幾次拿到獎學金了。

「張益進！」他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同學們更再次經歷了驚訝、妒忌的輪回。

「希望大家多多向益進學習，繼續努力，時刻提醒自己要向全班第一的目標進發。阿進，出來領獎吧！」在老師的讚賞下和全班同學的掌聲中，他毫無顧忌地把嘴咧成初七的弦月，並開始深信努力是有回報的。從老師手中接過一紙輕輕的獎學金時，他發現裘錦把頭埋得低低。回到座位後，他想說些安慰的話，卻不知該說甚麼好。注視着裘錦那雙黯淡的小眼珠，他彷彿看見自己坐在地鐵車廂裏，將裘錦、將全班同學、將那老人，狠狠地，推倒在地。